

以慈悲心与同理心安置重建

谢志诚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产业机电工程学系教授
前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执行长

八八风灾之后，马政府救灾动作与社会期待出现落差，加上部分官员频频凸槌，引发国内外媒体的大量批评，社会也出现不甚谅解的看法。因此，有人开始从回忆里检拾 10 年前九二一大地震后的片段，去比较两个时空背景完全不同的场景，但焦点却普遍集中在有无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国军与召开国安会议等法制与程序的问题，很少去谈最基本的「态度」问题。

我以李前总统与央行彭淮南总裁的故事，以及当年执政党制定「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的心胸，与大家分享当时居大位者、政务官员与执政党面对灾难的「态度」。

李前总统在《九二一灾区日记》写到：「地震发生时，我还在书房里... 报告陆续送达，受灾的范围与情况也逐渐浮现。想到许多民众在黑夜中等待援手，内心的焦急与伤痛，实在无法形容。得知国军已经出发赶往灾区，参与抢救工作，心虽稍定，但我仍盼天亮...想到屋倒人亡，民众受苦的情景，我简直一刻都无法等待。因此，车行到北一女中校门前，即决定不进办公室，直接到松山机场，...九时五十分抵达南投，目睹屋倒、路坏、车毁的残破景象，令人心痛。」对于投入九二一灾后重建工作的我而言，每次看到这篇日记，仍忍不住心酸而泪水盈眶。但当时与后续的媒体报导，总是忽略这段往事。

彭淮南总裁在《重建家园》提到：「由于灾情严重，台北市大停电、停止上班...我在当天上午紧急召集同仁到行研商，决定提拨邮政储金转存款一十亿元供银行办理九二一震灾重建家园项目贷款...将贷款措施纳入紧急命令中。」之后，本人因参与重建工作，常听到彭总裁对央行同仁的精神讲话：「**公务员应该勇于任事，做事要有前瞻性，要有担当，不要畏首畏尾。**」当年的勇于任事、让为「银行的银行」的中央银行跳到第一线面对灾民，几年下来，九二一灾后贷款利息补贴经费，持续由央行编列预算支应，几位自嘲为「白头宫女」的行员，仍默默守住业务。过去几年，常

有九二一受灾户因感佩央行的付出，希望组团前往央行致谢，皆被行事低调的彭总裁婉谢，要送给彭总裁的礼物至今还留在我的办公室，「害」我常被受灾户奚落「不够力」。

1999年9月27日，地震后第七天，李前总统指示于行政院成立「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灾区县（市）政府、乡（镇、市）公所亦随后成立重建推动委员会。到了10月06日（第16天），经建会就提出「灾后重建政策纲领」、「灾后重建整体计划」、「灾区重建实质工作要点」，作为各级政府推动灾后重建工作遵循的依据。而后因重建工作需要，决定制定「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并广纳在野及民间团体的意见，总计至12月22日立法院第一次联席审查会止，并案审查的版本有民进党、新党、行政院、苏焕智与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的民间版等。立院审议期间，不仅开放给民间代表进场旁听、表达意见，当时担任经建会副主委的薛琦也两度邀请民间团体沟通。看看目前，莫拉克台风特别法从通过行政院院会到完成立法不到一个礼拜，民间力量几乎没有参与表达意见的空间，就连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也在一开始就自负的定位在精英策略层级，「无需」地方政府参与，「灾民代表」更得闪边站，广纳民意竟然有那么困难？也难怪政府会把分属安置与重建阶段的「组合屋」与「永久屋」混为一谈，更难怪外界与灾民会误解政府要跳过「安置」直接「重建」。

至于当时的媒体与民间对执政者的监督与批判，又是如何？从李前总统写在《最高领导者的条件》的回顾：「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之余，部分媒体误导民众，名为报导灾区，实则借题发挥，大肆批判政府，平面媒体如此，电子媒体尤其夸张，令人错愕。…某电视台将『名嘴』臧否时政的谈话性节目搬到灾区，直播镜头前净是『政府什么事也没做』的骂声。」就不难看出一二。

因此，我要期勉马政府及其从政团队，勇于面对批评，批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态度」，因为「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惟有去除「菁英治国」的迷思，怀着「慈悲心」与「同理心」才能做好后续的安置与重建工作。